

鸽子花开

.....

婴儿的哭声，催开了珙桐树上的花苞。鸽子花开了。在动荡的天空中，鸽子花展开洁白的翅膀，扑扑腾腾地把天空铺得洁白如雪。

龚晓虹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鸽子花开

龚晓虹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鸽子花开/龚晓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1

ISBN 978-7-02-008524-8

I. ①鸽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6034 号

责任编辑:王 千 安 静 装帧设计:刘 静
责任校对:常 虹 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7 千字 开本 68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7.25 插页 5

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524-8 定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【一】江湖 1

小武子做了一个收势的动作后,便双手合抱,向周围的观众拱拱手,大声嚷道:“一拜师爷二拜码头三拜众豪杰,我田拳师石神医初来乍到,不周之处请多多包涵,有钱使个钱,没钱供口饭,无钱无粮捧个人场。”

【二】蚰蚰 10

斗鸡斗鸟斗蚰蚰的,全都坐在帝王的龙椅上,不需向任何人做出媚态,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帝王……

【三】师爷 22

他跪在爹娘坟前,磕了三个头:“爹娘,我小武子现在不是小武子了。是玉皇大帝的真身,刀枪不入了。我是师爷,是神兵的田师爷了。这是光宗耀祖呀。爹,娘。”

【四】神兵 33

高团长气急败坏,鼻子气得像公鸡冠子一样通红。他用皮鞭抽打一棵大树干子说:“不剿灭神兵,老子就死在扶阳。”

【五】活着 42

没有哪个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活着,不活着你能追问自己还活着吗?但是真正活着的时候,又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还活着吗?

【六】搬兵 54

红军参谋背着手问道：“神兵是干什么的？属于什么部队的人？”

齐天大圣说：“神兵属于如来佛祖的人。”

红军参谋听了，一头雾水，仔细看着两人的脸说：“你们在哪儿唱戏？”

【七】押解 62

夏曦还没进屋就对贺龙说话了，他说：“眼前这股敌人来势凶猛呀。我看还是把那批人先执刑了，省得背着包袱跑。”

贺老总正在束着腰带，他把枪往腰上一别：“大战来临，先斩大将，这是兵家大忌，对战局不利。”

【八】挫折 77

人都是有命的，穷人就是穷人，财主就是财主，你不服都不行。谁都没有能耐把阴雨天变成艳阳天！

【九】奔袭 88

贺龙看看关向应，他说：“你们不会是财主吧，我看你们像财主。”

战士们听贺军长讲笑话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【十】森林 101

这和悬壶济世不是一回事呀，如果救助病人，也像你们这样，救了别人，死了他人，还不如不救的好。人没有好坏之分，阴阳平衡，歹人也能化为朋友。

【十一】花儿 109

许多女孩子，眼睛哭得跟毛桃似的。她们为他们做了新衣裳、新布鞋，还绣有鸳鸯鞋垫。

【十二】会合 120

他身边没有号，要是有了军号，可以吹响调调号。凡是正规的

军队,都能听懂调号的意思。

【十三】土匪..... 133

爹啊娘啊,大贵哥当土匪了。我们王家出土匪了。是祖坟没埋好,还是高香没敬到呀?

【十四】嬗变..... 145

这类人你把他杀了,还不如让他担惊受怕地活着,那滋味比死了还难受。石老歪就是这样,东躲西藏都不安全。

【十五】大捷..... 152

他抹下头上帽子擦把脸,哈哈大笑着说:“这个老李,胃口真还不小呢。”

【十六】抉择..... 163

同志们,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笔直又笔直的大路呀,在道上行走,该转弯就得转弯。

【十七】黔东..... 176

贺龙说:“野鸡有个山头,白鹤有个滩头,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?要走你们走,我贺龙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。”

【十八】革命..... 189

“革命谁不知道。”小武子说,“革命难道就不准发财?不发财谁还来革命呀。”

【十九】土改..... 200

田土要平均分配给穷人,这事还得抓紧,开春了,不能误了生产。他们都知道,一年之季在于春,春天来了,田土还没分下去,来年吃什么?

【二十】选举..... 215

冉麻子说:“叫啥都行。红军来了,穷人翻身了,麻子光荣。为啥?麻子穷,不穷能变成麻子吗?就凭我这脸麻子,你们就得给我

加几票。”

【二十一】生产…………… 224

边角种几窝,养活老婆婆。田坎地角,房前屋后都种上,什么黄豆呀,豇豆、四季豆、苦瓜、南瓜、大冬瓜。有什么种什么……

【二十二】丰收…………… 234

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,土地便敞开它博大的胸怀,无私地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主人。

【二十三】捍卫…………… 246

高大鼻子像一只野兽,他在扶阳地界上,走一路杀一路,走一程烧一片……

【二十四】悲壮…………… 258

台下人群震天高呼,声浪一波涌着一波,“搞两个!搞两个!搞两个!”他们一路这样高喊着,迈着步子开赴过去。

【一】 江 湖

民国十七年,农历四月初三,小满。天象煞西,冲牛。

那天黄昏,天地浑然一体,西沉的落日把天烧得通红,满天的火烧云盖在洪湖的上空,湖水像血浆,莲花荷叶也被涂得红灿灿的。习惯观天象的老人说,恐怕要闹红。

湖心芦苇荡里无数只小船来回穿梭,像箭一样嗖嗖唰唰地从苇丛中钻出来,船上站有好些人,手里不是持鸟枪,就是持渔叉。他们兴奋地朝岸上喊着:“闹红了,闹红了!”

自从国民党在武汉屠杀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讲习所的人以后,洪湖周边十几个县接连发生暴动。暴动的势头一起来,就跟火烧芦苇一样,火趁风势,呼啦啦黑压压的全是人,男的女的的老的少的都站出来了,手持渔叉、长矛、大刀,还有五花八门的凶器,把整个洪湖搅得风起浪卷,险象环生。

县团防和乡村土豪劣绅也不是吃素的,他们从武汉和其他几座大城市搬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,三下两下便把暴动的人赶到湖里。那些跑不快的妇女、孩子和老人,捉住就被砍头。暴动像割不断根的蒿草芦苇,不多大会儿又起来了。你越烧它它便越长得旺,反反复复进行了无数次。

五天前,共产党中央从上海秘密派遣了一个人潜入到鄂西。

这人很年轻，那年正好三十岁，名叫周逸群。在这之前，他和贺龙刚参加过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，又奉命去湘西组织农民武装暴动。湘西的农民暴动被国民党军队打散，周逸群率领一队人马跑到鄂西。他们到鄂西的时候，这里的农民刚暴动失败，鄂西地下党组织也惨遭破坏，危急关头，周逸群重新组建鄂西特委，联系失散党员，深入发动群众，建立农民游击队。然后，他马不停蹄地从长江返回上海，向党中央汇报湘西、鄂西两地的武装斗争情况，这次又被周恩来派遣回鄂西的洪湖地区。

周逸群利用新军阀之间的矛盾，抓住有利时机，决定以洪湖为基地，在洪湖、监利、石首、江陵、公安、松滋等县同时举行暴动。总暴动的日子，就定在农历四月初三，那天是小满，图个吉利，让洪湖的胜利果实饱满起来。那天真是个吉日，漫天红霞，正是闹红的日子。游击队员们乘着木船全部过来了，他们聚集到洪湖湖畔的瞿家湾，人山人海的，兴奋而又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瞿家湾的上空。

洪湖武装割据的火焰如同火烧连营，迅速地向外蔓延，十二座县城和二十四个县广大农村连成一片，宽广的地域让人几天几夜都跑不到尽头，逃亡的土豪劣绅、地痞恶霸在这大片区域内被追赶得忽东忽西，他们抱着钱匣子、地契这些宝贝，躲避着苏维埃政府的惩罚。

大多数地主老财和劣绅渔霸没有逃脱，他们被洪湖赤卫队抓住，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。老百姓都喜欢看他们游街示众的样子，全被绳子拴成一嘟噜一嘟噜的，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这个县的游过来，那个县的游过去，一游就是百十里地。满街的人都找东西砸他们，一个两个被砸得鼻青脸肿。有妇女气不过，拿鞋底抽他们的脸，用纳鞋底的针锥屁股，弄得他们鬼哭狼嚎，样子滑稽得叫人好笑又好气。最后是开公审大会，穷人都可以上台诉苦，带着大家喊口号，罪大恶极、不老实的全部拉出去砍头。

赤卫队员个个都神气，红袖套往手臂上一戴，开始分田分地分渔船，成天忙着分发浮财。队长站在椅子上念名字，念到穷人家的

名字,就可以上去抱被子、扛箱子、牵牛拉马,想要什么物件只管报告一声。刘秃子是湖里最穷的穷光蛋,他上台就说:“报告队长,我要领渔霸李大鳌家小姨太回家过日子。”一句没头没尾的傻话,惹得台下哄笑一片。

赤卫队长说:“女人不分,要分也分不过来。我看你还是牵头母牛回去吧,产了牛犊子,卖了钱同样可以娶媳妇过日子。”

刘秃子说了句谢谢政府,便牵着母牛在一片掌声中往外走。他突然想起什么,急忙转身向赤卫队长报告:“渔霸李大鳌朝西跑了,西乡昨天有人看见他。”

队长朝台下说:“这帮坏蛋跑不掉,刘秃子都觉悟了,坏人还跑得脱吗?”赤卫队长高兴,顺手从桌子上抓起一件小浮财奖励了刘秃子。

刘秃子不知这奖品叫什么,但他是见过的,做长工的时候,他看见大太太、小姨太脖子上都挂有这玩意儿。于是他往脖子上一挂,凉丝丝的很舒服,脑子也清醒了许多。他向队长大声要求:“我要参加赤卫队。”

队长带头朝他鼓掌,台上台下为他鼓掌。

李大鳌这段日子不好熬,在闹红的枪炮声中,他感觉有些不妙,同前几次不一样了,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都比以前规范多了。共产党里有高人,这次肯定有高人过来指点了,不然这群泥腿子、渔婆子的枪不会这般的响。所以,李大鳌没有犹豫,带着五六个死心塌地的家丁跑了。万贯家产是身外之物,只要能保住性命,今后回来家产还不照样是家产,还怕能少了。但是李大鳌这次是彻底想错了,他从洪湖跑到监利,又从监利跑到石首,都被堵了回来。他知道这次完了,这红闹得红遍天了。

在逃亡的路上,李大鳌遇到一群又一群逃亡的人群,他们跑着跑着便聚在一起,藏在蒿草芦苇里用心察看,这群人不下三百。李大鳌也曾想过单独行动的事,可是东跑西蹿又凑到一起了。他意识到可供行走的地域不宽了。逃亡中的三百来人,也不全是土豪

劣绅、渔霸地痞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外乡人，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们，跑江湖卖艺的，街头玩杂耍的，走亲访友的，什么人都有。他们刚到这块地面上，就遇到了闹红的事，为了保命，躲避战火，像一只只无头苍蝇跟着别人乱窜，这才裹搅到一块儿了。

那天逃亡人群躲进一片树林里，被当地干农活的人报告上去了。洪湖赤卫队立即派来两个中队前来搜查，在关键时刻，李大鳌和两个大土豪朝赤卫队开了枪，砰砰叭叭干掉了好几个赤卫队员。这事了不得了，赤卫队员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阵手榴弹扔过来，炸得树林子里的人哭爹叫娘。然后上千人冲进树林，砍了几个拿枪人的头，李大鳌的人头还被叉在渔叉上，说是回去要悬挂出来示众。其余的人全部捆绑起来，送交苏维埃政府去审查。

一群外乡人被大刀、长矛押解到苏维埃乡政府，拷盒子枪的干部拍着桌子审问着他们，那架势怪吓人的。被审的外乡人都被怀疑成敌人的探子，跑到根据地来搞破坏，竟敢开枪打死多名赤卫队员。有两个大地主被他们指认出来，拉出去就砍了头。一名赤卫队员扛着大刀，刀刃上还淌着黑黑的血滴。

跪在人群中的田应武和石老歪被赤卫队员提溜出来，他俩全身战抖，浑身是汗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拷枪的干部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指着他俩说：“老实交代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田应武和石老歪一阵磕头，一会儿说是走亲戚的，一会儿又说是跑江湖的。石老歪的嘴歪得更厉害，嘀里嘟噜，语无伦次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

田应武开始还胆大地说：“我俩是走亲戚的，又是跑江湖卖艺的，两件事兼顾着。”

“那好。”审查他们的干部坐下来问道，“亲戚在什么地方，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田应武心慌意乱，一时想不起地点，他说：“在洪湖边上，我舅舅姓刘，大名叫刘芦苇。”

审查他们的干部把桌子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胡扯！既然来走亲戚，连地点都说不上来，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一名赤卫队员冲上来，把大刀架在田应武脖子上：大声吼着：“不说实话，爷爷一刀剁了你。”

田应武脖子上扛着大刀，脑袋落地就是瞬间的事，他全身颤抖，扑哧一声，一摊稀屎拉在裤裆里，随后哗啦啦地尿了一地，身子轰地一下倒在地上，像死猪一样抽搐起来，嘴里吐着白沫子。石老歪掐人中，他说：“我们是贵州黔东过来的，他是卖艺的，会点拳脚功夫。我是卖药的，懂点跌打损伤。”

石老歪的话把周围的人逗笑了，有人插嘴说：“就这胆量，还会拳脚功夫，教出来的徒弟，可能都是属鼠的。”

满屋子臭气熏天，这个叫田应武的人拉屎太臭了，审查他们的干部用手捂着鼻和嘴，大刀眉拧着皱在一起。他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是些无业游民，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不劳而获的人，通通送到改造队去劳动改造，教教他们重新做人。”他说着抬起屁股走了。

田应武经不起折腾，在家游手好闲惯了，干起重活，真是要他的命。自打进了改造队，他的身子骨就没好受过，开始是受惊吓，搞得屁滚尿流，大小便失禁，闹肚子，半个月的稀屎一拉，身子骨也就散架了。接着每天半夜发高烧，嘴皮子烧起一排大水泡，就这还得参加劳动改造，下湖捞藕，摘菱角，采莲子，晒网织网编芦席，这些倒是轻活。重活有开荒造田，修路筑堤，开山抬石。

“完了。这回看来是要完蛋了。”田应武躺在芦苇席上流着泪说。

石老歪很内疚，他感到对不起田应武，来北乡的主意是他出的。这下可把他两个害苦了。田应武从小学了几天拳脚，便对种地干农活的事不感兴趣了，成天不是舞刀弄棍，就是同三教九流的人在一起斗蛐蛐儿，在乡下浪荡来浪荡去。邻村的石老歪也是这

类货，自称是苗家神医，说自己有祖上传下来的秘方。人们都不相信，说他连自己的歪嘴都治不好，还祖上传秘方呢，不是冒牌货你说是什么？物以类聚。两人从此勾肩搭背，成了跑江湖的一对搭档。

扶阳县周围谁不知道谁呀？要想在家门口行骗，没那么容易。所以石老歪提出去北面。田应武也想去北面。娘亲舅大，也该去北边看看他舅舅。他舅舅曾到过他家里，在田应武他娘死的那年还来过一趟，这一晃又是五六年的时光了。他俩初到这块地面的时候还不错，洪湖这一带有钱人家多，鱼米之乡的日子比扶阳山区强。

石老歪比田应武有经验，在乡场上总能找到最理想的场地。石老歪把场地收拾出来了。他跪在地上铺开一张旧胶纸，把各种稀罕的草药和瓶瓶罐罐往旧胶纸上一放，身后插上了祖宗的幌子。然后小武子束腰扎带，沿着场地走上一圈，这场子就算拉开了。

虽说场子搭起来了，但是围上来看热闹的人却不多。小武子打了一套南拳又踢了一趟北腿，只当是活动活动筋骨。然后他便要枪耍棍舞大刀。几个醉汉在一旁扯着嗓子叫好，霎时间就把许多逛庙会的眼球吸引了过来，小武子做了一个收势的动作后，便双手合抱，向周围的观众拱拱手，大声嚷道：“一拜师爷二拜码头三拜众豪杰，我田拳师石神医初来乍到，不周之处请多多包涵，有钱使个钱，没钱供口饭，无钱无粮捧个人场。”

周围的观众也帮助着拉场子，大声喝彩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小武子起身，勒了勒腰上的带子，脱掉外面的汗衫，手持一把钢刀，朝天大吼三声，噗噗噗，在自己胸口上猛砍三刀。他把刀朝地上猛地一插，拍着胸膛绕场让众人看个明白。随后他又将一个铁蛋球含在口里，昂着头，人们看见铁蛋球慢慢沉将下去，在喉咙管里鼓起一个大圆疙瘩。周围一片叫好。他运着气，脸涨得像猪肝，啪的一声，铁蛋球从他嘴里射到空中。小武子腾跃而起，在空中抓住了坠落的铁蛋球。周围顿时又响起了叫好的声音，铜钱像雨点子一样洒在小武子的身上。小武子抽出一把利剑，飞身投向

场边一块竖起的板子，站在木板旁的人脸都给吓青了，还没来得及躲闪，那利剑便稳稳地扎进木板。小武子随手将它拔出，向众人亮了亮。他把剑身顺着嘴插进去，昂头运气，嘴上只留下剑把。

就在人们往场地圈扔钱的时候，乡场四周响起了枪炮声，轰轰隆隆，哒哒哒，噼噼噼地。赶场的人慌忙起来，挤倒路边的摊子，踩倒了孩子，大人喊小孩叫，乱成一团。石老歪的瓶瓶罐罐全被踢碎了，他趴在地上不停地在人群里找他的草药方子。田应武一把提起他的后领子，“快跑呀，枪炮都打来了。”他们人生地不熟，被人群卷着往外跑。

“一辈子都想发财，这回可发到家了。”田应武话里有埋怨的意思。

石老歪知道，事已至此，埋怨也晚了。要知今日，打死也不朝北跑呀，钱没捞到，命还得搭上去。石老歪想着，泪水滴滴答答滚落一大片。

天刚发白，起床干活的哨子便拼命地叫了起来。一名赤卫队员喊着：“一班去湖里撒网，二班筑路基，三班到地里锄草施肥。”这个棚里布置完，又去下一个棚里去布置。

田应武在石老歪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从床上爬起来。昨晚烧得不轻，讲了一夜的胡话，浑身骨头都是痛的。即使是这样，他还得爬起来。

赤卫队的人朝他训斥着：“能吃能喝的，装什么病呀！砍了头，你的病就好了。田应武怕剃头，他知道，脑袋剃下来，再也长不起来了。”

田应武在工地上背石头，蹒跚着步子，身子摇摇晃晃，眼前突然发黑，轰隆一声，连人带石头栽倒在地上。他醒来的时候，双手抱着一个人的腿，抬头向上一看是他舅刘芦苇。田应武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从地上霍地站了起来，“舅舅！”他大叫一声，把周围的人吓一跳。

“外甥呀，权当舅舅送给外甥媳妇的小礼物，这可是大财主家的浮财哟。”说完便挥手让他们走了。

石老歪赶着一辆破牛车，轱辘滚子叽叽嘎嘎地叫着，在一条土路上慢慢吞吞地跟蜗牛似的。老牛拉破车，一天走不上几十里地。后面一架马车踢踢踏踏地从他们身边擦过去。那是有钱人家的三套车，一匹白马架车，两匹枣红马在前拉套。三匹马越过牛车时，扬着脖子朝天嘶鸣几声，有力的蹄子把大路上的土灰扒了起来，在身后卷起一条翻滚的黄龙，灰扑扑的让人睁不开眼睛。

小武子回到田家湾，没有引起谁的在意，田家湾还是田家湾，鸡该打鸣还是打鸣，猪该拱地照常拱地。一个跑江湖的进村出村是常事，田家湾有他无他看不出有啥变化。倒是小武子的老婆张桂香一惊一诧起来，她看看牛车上躺着的小武子，惊愕得不能自己。

【二】 蚰 蚰

小武子的身子养好的时候，大田里的秋已经收完了。放在以往这个时候，小武子在外都能挣个十块八块贴补家里的生活，那时小武子他家在田家湾还算过得去，每到过年，家里人还能缝制一套新衣裳。小武子最近感觉到，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好过了。小武子磕着烟袋锅，对老婆张桂香说道：“今年怕是年都过不去了。”

张桂香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她拿针挑挑灯花说：“这阵子全靠冉大哥帮衬着把秋收了，不然真是愁死人了。”

小武子往烟锅里装上一袋烟，用火镰燃着火说：“要不明天去找石老歪，再出去跑一跑。”

张桂香瞪着眼说：“还往外跑呀？叫人担心死了。要不把你舅舅送的玉佩拿去卖了，穷人家留着它没啥用。”

小武子正儿八经地说：“不行，你带着吉利。”

他们正说着话，冉麻子进屋了。张桂香叫了一声冉大哥，忙着给他搬凳子。冉麻子是个憨厚人，他朝小武子叫了一声亲家，小武子起身把烟袋递给他，冉麻子摆摆手，很神秘地从门外拎进一个大麻袋，他说：“给东家收苞谷，我悄悄扛了一麻袋。”

张桂香从厨屋包了几个发粿，对冉麻子说：“给大憨稍过去，孩子吃长饭，又干那么重的活，吴大头从来都没让他吃饱过。”

冉麻子大名叫冉魁，是干农活的好把势。他们两家原来并没有往来，种庄稼的冉麻子认为小武子不务正业，成天游手好闲，不是正儿八经的地道人。而小武子也瞧不起冉麻子，老实巴交的只会干农活，摆置地里的庄稼苗。这个世道就是这样古怪，种庄稼的好把式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不务正业的混混，日子过得比谁都强。

那年两家的女人挺着个大肚子，站在门前拉家常。说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女人和女人闲着没事，正在拉家常的时候，东边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他手里摇着响铃，非得给两个女人算算命。两个女人正说到兴头上，哪来算命的兴趣。女人说：“不算不算，穷人没命，也没钱算得起命。”

算命先生说：“没钱不要钱，给口吃的也行。”

张桂香起身给他拿了一块煮红薯说：“给你吃的也不算，走吧走吧快走走吧。”

算命先生吃上一口红薯，笑着说：“天生一对，一个时辰，分毫不差。”

两个女人听算命先生说的这句话，先是莫名其妙地愣了半天，接着便捂着大肚子笑个不停。张桂香摸着冉家女人的肚子问产时，冉家女人说是腊月初十。张桂香说她也是那段日子。谁也不会想到，算命先生扔下的这句话，竟把两个女人拴在了一棵树上，后来又把两个孩子捆在了一块，再后来把两个家也连在了一起。

这年年底，正当菊花凋谢的时候，时间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。同一个时辰，分毫不差，田家生个小子，冉家出个丫头。冉家女人生产这个丫头不顺利，要是换了其他女人，说不准连命都保不住。冉家女人凭着生傻子的经验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性命是保住了，人却瘫在了床上。冉麻子到处求医，还请来傩戏里的土老师，折腾了两三年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也没把女人的病给治好。冉家女人生下丫头一直没奶水，胸口上的两个奶子干瘪得像两片干柿饼子。张桂香心疼那丫头，对小武子说：“去把丫头抱到咱家来。”

小武子犹豫地问老婆：“这能行吗？”